

佳 作 藍舸方 筆名/許知語
個人簡介：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四年 A 班
曾獲桃園縣第十九屆文藝創作散文組貳獎
曾獲第一屆全國祖孫生命徵文故事散文組貳獎
詩作收錄於《吹鼓吹》詩論壇·22 期
作品散見於網路徵文及幼獅文藝等

從青梅到牡丹

建構

薄利的白鐵片被切割、焊接，師傅黝黑的手在花圃的雛形上鑽鑽敲敲。以鋼鐵為骨，白鐵為肉，填入簡易的架構。多少土壤，新居落成般，紛紛從大缸被倒入深空的花圃。若從螻蛄的視角觀看，就像天空下起了褐黑的雪，鬆軟馨暖，一種自然的香氣從天而降，恍若世界新生，層層黑土堆疊成了滋養植被的母乳。

鐵釘鑽入孔洞，牢牢嵌在堅硬的水泥牆，小花園自此與牆形影不離，無論雨天或晴天，一起沐浴陽光，一同被大雨淋濕。我假想自己是小花園，被牢牢釘在元的身上，他笑的時候，有些邪佞，像戲劇裡出現的男主角，充滿戲謔的嘴臉，總表現在他不羈的步伐中；他哀傷的時候，像世上最幽深的湖潭，墨黑的眼瞳裡看不出任何波動，但總缺乏了平時那種活力，紮根在屌兒唧噥下的笑臉，也像死了一般，任何人都掘不出他底心的思緒。

橘色的陽光暖烘烘地，曬紅了他黝黑的臉頰。那一刻，蘆葦搖曳，寒風吹散了塵絮，淺褐色的棉體紛紛落在他的髮間，像一片片白雪，在冬季覆蓋樹林。風吹著，忽大忽小，他的影隨著陽光，忽遠忽近。曖昧就是這種感覺吧。存在在這世上，看不見，卻又真實存在的情愫，像鬼魂，淺淺深深地，遠遠近近地；像幽靈，像空氣，像一切難以言喻的不可思議現象。即使科學無法證明愛之生成愛之存在，但它確實存在於彼此的體溫裡、緊握的手心裡或潛意識的夢裡。嘴對嘴的瞬間，讓煙花停在跨年的夜空，火苗被琥珀凝凍，深鎖在腦海裡。元說我們從沒曖昧過，我說曖昧存在，在無所不在。

空蕩的花園鐵缸，被倒入一筐筐棉黑土泥。那時我嚷著要去超市買一堆種子，為空虛寂寞的園子種滿繽紛的花卉。拿起向日葵種子，照片裡鮮黃的太陽花照得我滿臉亮光，再來是玫瑰、鬱金香、白色的百合與粉色薔薇，然後是滿天星。牆上懸掛的種子看得我兩眼晶亮，初生的心靈長出了宇宙，繁星點點，爭相發出光芒，五彩繽紛，七色鮮豔，星子或幽微或強烈地，在夜空放出了光。

萌芽

青梅竹馬，完美的句中對，借喻修辭的最佳範例。國文課，台上的導師比手畫腳地講解，以最用力的教學方法傳授知識，但青梅竹馬的實際含意，卻無法被我的真實人生詮釋。或許歡喜冤家更合適吧。我邊想著，邊在木製桌上，偷偷用0.38 極細立可白寫下我與元的名字，然後在一旁畫上一顆愛心。放學時，元的右手搭上我的肩頭，冷涼的冬天，某種熱燙的液體正竄流在血液裡。從心室到心房，從動脈到靜脈，從胸腔到臉頰。

成群的鴿子總在午後聽聲起飛，漂亮的隊形，健康的體態，都是飼鴿人致勝的關鍵。除了讀書，我們也還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呀。將分數拿得漂亮之外，也需要舒鬆筋骨，像被關牢的囚徒，偶爾放風。生物課本上，將賀爾蒙與費洛蒙畫作表格，分析比較。「男女之間相互吸引的那種，是費洛蒙對吧？」芬傳了小紙條給我，紊亂的筆跡下，壓著上一堂數學課計算過程的痕跡。「氣味」我將字條塞在筆管裡，回傳給她。

體育課時，汗水的氣味，逸散在密閉的體育館中。男生們湊成好幾隊，分批上場打球，心儀的男生得分時，害羞的女孩會臉紅，而活潑的女孩會放聲尖叫，下課時，還遞上毛巾與運動飲料。比賽結束後，外套的傳遞，通常暗示著情誼的流動，元從遠處走近，手中蜷著一坨外套，向我眨眨眼便將那「球體」扔過來。沒有完美的拋物線，也沒有捕手的水準，衣服在半空中散開，若以慢速倒轉，就像一片茶葉在熱開水裡舒張身軀，緩緩綻放葉片，最後成為一片香氣盡失的溼爛葉骸。

熬過苦讀的日子，生命漸漸滴出蜜糖。放榜之後，我們轉品成不同的階級。從高中到大學，未成年到成年，煙與酒與性全都解禁，不會違法，不需節制，幼蟲即將蛻變成完全行為能力者，快要可以毫無拘束，用鮮彩的雙翼，自由飛翔。變態之前，毛毛蟲尚需要在花圃裡鮮嫩的葉草上，緩慢爬行，以細小的嚙，一口一口蠶食花草。我以夢想栽植的花海，各個初探出頭，在陽光的恩賜下柔煦萌芽。對於與元的分離，我沒有太多的感傷，只是偶爾想念，那段有他在身邊，時而竊喜，時而黯然的暗戀。

鏽蝕

我落入很深的海裡，在文字中浮潛，經常忘記更換氧氣瓶，一頭栽入，就是一整天，卻經常迷路於數理的森林中，無論以何種公式代入，算出的結果都與答案相差十萬八千里。我時常錯算數學習題，一如錯估元在我內心的重量。一句已經老朽得不堪再使用的舊話——時間能淡去一切。我要如何以冷笑話自嘲，時間其實並不能淡去過鹹的菜餚，或是，過於鹹澀的淚水。音樂課播放的影片中，舞台劇演員在愛慾中糾纏耽溺，偶爾喜劇，有時悲劇，情節的流轉間，總有一個幽魂似的命運之神，在人人的背後緊黏，右手一揮，雙人墜入水中；左手一舉，歡

喜大結尾。命運之神如影隨形，與生命不可分割，祂不悲不喜，非善非惡，以一種混沌而中庸的姿態存在。我假想神在我身側，牽制我的一舉一動，以柔媚如舞姿的指揮，壓緊我的唇角，情感無法由口奔出，透過澀口的唾液，混著青春的苦甜，滋潤乾涸的喉嚨。命運之神，偶爾也取巧，元的愛人出現在我的生活裡，同年，同校，同樣的生活圈。

街燈昏黃的打下，發散的圓弧形掀開夜幕的一角，將從天而降的兩絲照得顯明。透明而細密的水絲，使我想起三毛與荷西之間的春雨，東方的粉絲是鹹食，在她的筆下，嘗起來卻甜蜜到膩口。我一人在寂寥的公車站等待末班車，在木頭長椅上，傻傻地甜笑，那時我常泅泳於三毛的字海中，廣遼的荒漠就算只以文字形容，也壯闊瑰美得不可思議。

「嗨」元的愛人戲劇性地闖入想像的世界，我尚以為耳膜受到雨聲干擾，回憶讓我陷入幻聽，因重量而傾斜的長椅，卻真切證明她的到來。她同我攀談，從元的童年到共同好友，從成年到未成年。「妳知道嗎？我與他至少認識了十年，從他還未抽高，從他尚未變聲，從他還調皮頑劣，從他尚未成熟穩重，我早已認識他，我早已喜歡他，早已愛他，習慣有他」我在內心長篇大論地吶喊，而神掩住了我顫抖的唇，默默將秘密上鎖。

公車慢簌簌地朝我們駛來，一雙車頭燈像一對貓眼，在夜裡發光現形。車上空位尚多，我在她後方坐下，她接起電話，我聽出是元的聲音。語音裡斷續的家常，聽來，就像是最柔情的告白。不知為何，我感覺神似乎就挨在我肩頭，用祂纖細如蔥的五指，捏住我的心臟，時而緊抓，時而放鬆，在快透不過氣的時刻，祂便恩賜般地鬆手，然後又是周而復始的揉捏，直到她掛上電話，打起摺疊傘，往車門走去。

搬到新家後，滿懷希望的繽紛花海，從茂盛到衰零，似乎只是一瞬間的事。春夏秋冬不斷更迭，長腳般跑過一季又一季，土質營養或許流失，天候也許因變遷而極端，外頭充滿誘惑的事物，讓家成了旅店。那小小園圃也被花花世界所取代。外頭的花朵，開得更冶豔，更鮮動。浮動的暗香，從芬花的淡雅到專櫃香水，混雜髮廊的膠水味，或是佳餚垂涎的香氣。養在家中，與泥牆密不可分的小花園，從骨架開始鏽蝕。大雨溼淋，熱天豔陽，極端折磨著鐵鋼，冬季，被酸雨點滴侵蝕；夏季，被熱浪曬燙，像得了蛇皮的病患，從一點鐵鏽，蔓延成一條，再來是一片，最後整面都是褐鏽攀附的痕跡。骨幹面目全非，已看不出當初新建時，那種意氣風發，滿身渾亮的自信。

母親對我說，園子老了，那白鐵片經過時光的蛀蝕，已破了大洞。馨香的泥

土不復鬆軟，轉而乾裂硬化，用鐵鍬也難以散化的土塊，像寓言故事裡鐵石心腸的負心人，任憑如何哭喊，秀才還是跟官家千金喝下交杯酒。從前秀才的青梅與人群一同圍觀，目送紅紗翩翩的女子，起步如舞，裊裊走入洞房，娉婷的身段走出了得勝的驕傲。並不是竹馬就非得配上青梅，也不是青梅先碰上了竹馬，劇終之前，他們就能長相廝守。

拆卸

打開正門，迎接故時建造花圃的師傅再一次踏入家中。「你們這個已經不能用了，你看這邊，支架都生鏽了，不用一個月就會整個垮下來，所以我們先把土搬離這裡，再拆掉整座花園」師傅指著撐出裂縫的鐵片，細碎的土從縫中逃脫，落到屋簷之上，簷上的麻雀被土覆蓋，驚著往電線桿飛去，徒留寂寥的黑屑被風吹散。師傅戴上粗布手套，一桶一桶地將碎土往外運，將垮的花圃微微顫動著，在風中更顯單薄。

卸鐵敲打的節奏，咚咚咖咖，像那年運動會的鼓聲。和太鼓一次又一次，台上的觀眾拍手應和，點頭稱好。人群過於嘈雜，我穿過音浪，跑向元的班級，「這個送給你」，巧克力的包裝紙上印著 *e'g elska tig*，元問我那是什麼意思，我說，它的意思是友誼。官家千金在聲光朦朧的好日子起步如舞，從那刻青梅便知曉，如果秘密不能說破，那麼換種包裝，撒點小謊，有時候也無傷大雅。起跑槍鳴，她緩緩走過來，挽起元的手臂，微笑向我問好。青梅在圍觀的人群中獨自離去，沒有人發現曾有那麼一個女子出現，擁擠的人潮立即補滿了青梅留下的空位，等著吃喜酒，看台戲。

天光清明，日青方好，上天慷慨地撒下大把陽光。師傅手中的動作沒停過，看著被支解的花架，我不禁想起那年，球場上的外套是不是沒有被自己接好，所以惹得他不開心了；還是，那次在桌上偷偷畫下的愛心，忘了填滿，所以最終，命運只勾勒出曖昧的輪廓，卻填不實後續的故事。走廊上貼出書法競賽的作品，元得了第二名，經過時，我總忍不住多看一眼。摸摸紙張，發現原來字跡也有重量。墨黑的筆觸像他的手掌，指骨分明，薄薄的紙片彷彿有溫度，流竄到我微涼的指尖上。

新生

工程行進到末尾，花圃已大致拆卸完畢，徒留整片荒涼空地。母親說，這塊地接下來要鋪上鐵皮，打上更堅韌的鋼骨，成為一處能夠遮風避雨的房間。一株嫩草落在花圃之外，茁壯的生長著。師傅將鋼鐵搬入，小心翼翼地不壓到那株幼芽。「師傅，為什麼不把那株雜草拔走啊？」我問。「那是牡丹苗捏，在住家出現很罕見，尤其你們這種比較潮濕的地方。牡丹啊，喜燥耐寒，順利的話，四到五

年就能開花囉。」

鐵皮逐漸搭建成型，筋骨有了屋簷，簷下有了窗戶，大面的玻璃窗採光極佳，午後風起，窗外的菩提樹葉沙沙作響，敲打著窗。葉脈透出繁密的紋路，像牡丹苗新生的細胞，以優雅的姿態慢速成長。因為從未見過牡丹花開的時刻，所以我期待著，也許幾經歲月之後，初春降臨，命運之神能替幼苗擲出幸運的數字，使它爭氣地在陽光之下，盛放一朵艷麗的紅牡丹。